

中国古典小说谈丛

周积明
主编

花妖狐魅话聊斋

盛瑞裕

07.41
2

大学出版社

中国理工大学



中国古典小说谈丛

周积明 主编

花妖狐魅话聊斋

盛瑞裕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第 10 号

花妖狐魅话聊斋

盛 瑞 裕

责任编辑 梅欣君

*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喻家山 邮政编码:430074)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沔阳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9.875 插页:2 字数:174 000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5609—0930—2/G·95

定价:7.90 元

内 容 提 要

《聊斋志异》是一部自由翱翔于幻想长天与现实沃土间的文言短篇杰作集。蒲松龄塑造的花妖狐魅艺术群象，情思各别、风韵迥殊，在神奇瑰丽的幻境中，透露出浓厚的人间气息。作品以现实的折光和美的升华，显示出永恒的魅力。

本书以花妖狐魅、神鬼精灵为切入点，从当代百科的某一二层面加以展开，通过联想、生发，在纵横交织、古今融通的思维格局中，藉雪泥鸿爪、残珪断壁一窥蒲松龄以无稽掩有稽的丰富创作内涵，并于随笔体、新潮风中引发出对于这份文化珍品的新、奇、趣、巧的艺术向往，给人以增广见闻、启迪妙悟的审美愉悦。

关于《中国古典小说谈丛》

小说自诞生之初，便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雅俗大众，此种情形中外皆然。中国的小说时代开启于明清，当时的人们，无论社会上层还是下层，都以一种痴迷的心情迎接一部又一部小说的问世：《三国演义》书成，时人“争相誊录，以便观览”。“上自缙绅先生，下至草莽齐民，于诸子百家之书，或不能悉备，备亦不能悉读，而独至稗官野史则必搜罗殆遍，读亦殆遍。至《列国》、《三国》，则尤家置一编，虽妇人女子，略识之无者，且时时偷针黹余闲，团坐老幼，以曼声演说之，为消遣计”（啸庐：《中外三百年之大舞台序》）；《水浒传》出，“上自名士大夫，下至厮养隶卒，通都大郡，穷乡小邑，罔不目览耳听，口诵舌翻，与纸牌同行”（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严复因此断言：小说“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天津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梁启超也指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生成的动态过程中，古典小说起有经、史、子、集无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作为前代的文化遗存，中国古典小说能

挟“不可思议之力”进入中华文化发展的纵向链条之中，重要的动力还是在于代际传播的社会性的文本读解。

所谓文本读解，即用当代语言翻译出古典文学活动的某个方面的意义，其实质是从当代人的理解力、情感与趣味的深处发掘古典精神。在后人的读解中，古典小说经历着一种意义的展衍、附加以至变形的过程。文本固有的意义与增益的意义，旧的因子和新的创造，在读解活动中杂错交糅，赋予古典小说一种意义性的存在，它使中国古典小说同化于当代文化，进入当代人的理性世界。

中国古典小说的文本读解表现为多种样式。评点、考证、评论、鉴赏、漫话、编选为其荦荦大者。不同型态的文本读解不仅使古典小说获得意义性张扬，而且将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雅与俗绾结于一身。雅由此普及于并提高着俗，俗亦由此回流，上升为雅。古典小说对读者的感应，也因文本解读而由潜在转为显在，由艰难转为浅易，由浅易转为深入。

当然，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的读解总是受制于那一时代的思维水平与文化氛围。宋人注杜诗，便随意穿凿附会，于是，“咏月而以为比肃宗，咏萤而以为比李辅国。……谓纨绔下服比小人，谓儒冠上服比君子”。《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此种诠释方式使诗家“无景物”、“无字句”，杜诗的艺术之美遂不复存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杜诗据〉提要》）。50年代以来的古典小说读解因特殊的文化背

景而表现出浓厚的政治化倾向。各种形式的文本读解惯于以二元对立的致思方式去解说作品所负载的意义，古典小说中纷繁多致的文学现象被片面地归纳为是揭露黑暗还是粉饰太平，是维护封建道德规范还是反抗礼教，是正确进步还是错误反动。这样一种非此即彼、非好即恶的文本解读方式在今天看来显得是那样肤浅谬误，但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氛围中，却是不可避免的存在。

时代风气制约着文本读解，读解者的文化素养与知识结构也直接关系文本解读的水平。60年代前后的文学研究领域，由于过早的专业化训练，相当一部分文学史研究者眼界狭窄，趣味单调。虽说专精有望，但难得博大。其文本读解也因此滞留于古典小说文学现象的浅表层次，缺少灵气、魅力与哲理性思考。

随着视界的日益澄清与渐益开阔深入，古典小说的文本读解开始突破昔日片面化和简单化的局限，向古典小说所体现的传统文化精神与审美趣味回归，从而在古典小说的意义阐释中开拓出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广阔发展前景。

《中国古典小说谈丛》就是在当代文化精神感召下编撰的一套丛书，它着意于挖掘古典小说中可供现代人感知、领悟、吸纳的内容，更将对古典小说意义的认识由一般社会历史论转向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乃至心灵深处的解剖。为此，它在古典小说的文本读解上一改传统思路，不再胶执于主题、背景、

形象、手法等文学史的老话题，而是以古典小说中的某一细节、某一人物、某一场景为“筌”，为“筏”，进而从文化学、美学、心理学、历史学诸方面生发开，在纵横开阖、无格可循的“书里”、“书外”之谈中，抒写作者厚积薄发的学问体验和人生感悟，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丰厚文化内蕴。在这样一种作文法中，传统的知识结构与治学套路不免困窘苍白，跳跃的思维、灵活的意念、开阔的视野、机敏的感悟则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尽管，囿于学识和功力，本丛书还存在诸多未臻精妙之处，但对于传统文学史研究来说，它是一个有意义的突破，这就是有意识地借助文化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新视野去观照古典小说。对于时下的文化史研究来说，它亦不无扩宽视界、别开生面的补益之效。而这一点，正是笔者策划、组织这套丛书的初衷，也是本丛书编撰同仁和衷共济、勉力于写作的潜在动力。

本丛书策划之初，曾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桑士显君热忱推动，今桑君英年早逝，人往风微，远想慨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领导及参加丛书工作的各位编辑全力支持此套丛书的出版，从而使笔者以文化学眼光观照中国古典小说的构想最终形诸一本本独具神彩的文化品，特此致以深切谢意。

周积明

识于武昌水果湖寓邸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目 录

关于《中国古典小说谈丛》 周积明

花妖狐魅与人间万象	(1)
蒲松龄和他的“罗曼史”	(8)
无稽的艳传	(14)
爱，最忌一个“疑”字	(19)
只有花香，没有铜臭	(26)
天地间第一等女子	(32)
人狐情	(39)
笑中透出慧黠来	(45)
真真假假	(52)
一条名叫秋练的白鳍豚	(59)
这个女鬼不寻常	(66)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73)
才女的追求	(79)
媚夫术及其他	(83)
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	(87)
屠狼记	(93)
盖当是良狐，何为狼	(98)
狐狸精也讲“窝里斗”	(103)

从来贪泉未断流·····	(110)
是荡妇还是圣母·····	(116)
懒汉做生意·····	(121)
市井细民之歌·····	(128)
颠倒的文化·····	(136)
被玩弄的灵魂·····	(142)
获盗与缉私·····	(149)
胭脂案·····	(154)
反观笠翁识蒲翁·····	(163)
劳山道士与印度圣人·····	(168)
阎罗殿上一把火·····	(174)
谁是“空桶”·····	(182)
东堂老和细柳娘·····	(187)
从快刀断首到阿 Q 画圆·····	(195)
由《猫和老鼠》说起·····	(200)
讽刺小品里的角色儿·····	(205)
心理变态者·····	(212)
杀仇三烈女·····	(219)
“假实证幻”与“假幻证实”·····	(225)
一张一弛拨心弦·····	(232)
媒婆有张撮合嘴·····	(237)
别注芳烈旧瓶中·····	(243)
辟蹊径，塑个活鲜人儿给君看·····	(250)
唯真才人为能多情·····	(258)
信不信由你·····	(263)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271)

淫祀.....	(278)
不僵之尸古今谈.....	(286)
一次非常之奇变.....	(292)
狐文化发展史断片.....	(296)
后记.....	(304)

花妖狐魅与人间万象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俗名《狐鬼传》。《狐鬼传》这个书名，皮相地看，无非干宝《搜神记》“发明神道之不诬”的沿续，至多不过“小说家谈狐说鬼之书”而已。然而，披阅一过，便知大谬不然，原来这是一部标志中国文言小说高峰的奇书，它继承了六朝志怪小说的优良传统，创造性地吸收唐人小说的创作经验，写狐写鬼、写妖写怪、写花木精灵、写神仙外道，于荒诞不经的表象下，独辟蹊径，深刻地反映了清初封建文化专制下严酷的社会现实，曲折地表现出作者内心萌动的民主理想。

在《聊斋志异》这个花妖狐魅、神鬼精灵荟萃的艺术天地里，主旋律始终是真、是善、是美，通常意义的异类之憎、幽冥之怖，早已退避三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它显示的是人性美、人情美，而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聊斋志异》所折光反映的正是封建末世的人间万象，它如形象的小百科全书，把人们一下子引入到太池未央、武陵桃源这样的洞天福地之中，并于千门万户或自辟村落的全新境界，领略到神奇瑰丽、不同凡响，从而顿觉“另长一番精

神”。

清代诗坛盟主王渔洋有读《聊斋》诗曰：“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这“秋坟鬼唱”，指的就是超现实的花妖狐魅、神鬼精灵，当这些充满野性和叛逆精神的精灵们一旦成为闯入人类现实生活的不速之客后，便与人居于同一个社会穹庐下，发生着种种纠葛，于是神学问题马上化为了世俗问题，淋漓尽致地活脱出人间万象来。因此，蒲松龄说的仍然是“人间语”，是真正人民大众的知心话，它也就必然地受到整个人类的喜爱，而成为我们民族不朽的艺术珍品。

其实，花妖狐魅尽管奇譎变异，人间万象却是实实在在的。特别是世俗的饮食男女，他们有七情六欲，离不了六根八识，在爱情恨意、贫富贵贱、生老病死的色界中跋涉，在理想、正义、人生哲理的领悟中升华。作者正是在这虚与实、幻与真的精巧结合与奇特过渡中，发掘出社会人生的无尽蕴藏。

在蒲松龄笔下，花妖狐魅、神鬼精灵，往往通过变异的形式，介入人世。其中又构成两个正好相反的幻化方向：人化为灵异和灵异化为人。这种变异，无论自变或是他变，都可以深刻地揭示出社会的真实。

人化灵异的作品，从梁祝化蝶的美妙传说乃至更为早远的庄周化蝶的梦幻中生发出来，并在这里得以丰富、完善。如《向杲》、《阿宝》、《梦狼》、《促织》等篇可为代表。向杲化虎，是因为庄公子鞭

笞其兄致死，官府受贿，理不得伸；他怀刃行刺，又机不可得。于是，怨结于心，终于在道士布袍披覆下，身化为虎，“于马上扑落庄，斫其首，咽之”，实现了复仇愿望。它表现的是人类社会大量存在的压迫与反抗的斗争现实，伸张的是人间正义。而同样化为虎的白甲，却是白翁梦狼中的异境，这只虎代表的是贪鄙的官吏，表现的是“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这一主题，因而是一篇痛斥黑暗社会的檄文。《阿宝》中孙子楚魂化鹦鹉，是为了冲破封建意识的樊篱，追求理想的爱情；而《促织》中成名之子魂化蟋蟀，则是极度悲愤地表现民生疾苦已经到了连灵魂都被用来供统治者玩弄的血泪生活。

灵异化人的作品，在全书中所占比重极大，且读之即见珍异连篇、奇想不绝。这种幻化似乎一直遵循着一条铁的法则：万物皆有灵魂，灵魂是永远不灭的，不灭的灵魂必须有所寄托，它可以不受形体和物种的限制而在一定条件下自由沟通。从修炼的角度看，获得人形这张“身份证”最为关键，它是灵魂通往仙境的必由之路，而这条路又漫长、修远，稍有不慎，便可能前功尽弃，甚至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这个过程中，便离不开采补，而一涉采补，又不免经受奇特的爱情考验，于是心地的善恶宽狭，人情的万般妙意便无可遁其迹地表露出来，因此人间万象也就自现其中矣。对此，不妨按花妖、狐精、鬼魅和其他精灵分类例举。

花妖篇什，有《葛巾》、《香玉》、《黄英》和

《荷花三娘子》等可为代表。葛巾、香玉是牡丹花精，黄英姐弟是菊花花精，而三娘子则是荷花花精。葛巾“宫妆艳绝”、“流香四溢”；香玉“袖裙飘拂，香气洋溢”；黄英是位雅而善谈的“绝世美人”；三娘子则身着冰縠，玲珑莹澈，宛若天降。她们都具有着独富韵味的外在美，同时更时时透出蕴含丰厚的心灵美。葛巾以其温柔、忠贞律己待人，用身世阐述了“爱，最忌一个‘疑’字”的人生哲理；香玉以其宽阔的襟怀，冲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教藩篱，在无悔的深情中，超越生死，开拓了更胜过《牡丹亭》中杜丽娘的新型男女关系；黄英则以现实生活的沃土，孕育出“只有花香，没有铜臭”的市民阶级的理想之歌；三娘子更在若幻若真之间，奏响了真、善、美的乐章，给人以无尽情韵。

狐精故事，更是美不胜收，若连缀诸篇，自是一部绝妙的“狐文化断史”。蒲松龄在很大程度上摒除了“狐为淫兽”的传统观念，把着眼点从过去陈腐不堪的“狐媚”、“狐祟”的魔道中跳脱出来，重新赋予它以崭新的意义，让它于磨难中闪射绚丽的光彩，一头闯进人类社会，映照出人间万象来。于是，我们在大师构筑的艺术胜境里，如醉如痴地有幸得窥“天地间第一等女子”婴宁那纯真动人的美妙芳心；得以从“笑中透出慧黠来”的小翠身上，体会到狐精的恩义观之重，绝非一般人类所可及；而于假阿绣那“真真假假”变幻莫测的情节中，领略到慷慨、崇高与醇美的新鲜气息；对在青凤“大家

闺秀”风度中引生出来的“得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的由衷感叹，进而为作者奏响的“爱情至上”的旋律频频鼓掌；还由“人狐情”中至美至厚的品质，得知莲香所代表的广大下层妇女心地的崇高和善良；更通过侠肝义胆的红玉，如何用她“爱大于贞”的思想，把人类真情升华；至于娇娜的生活史，又使得“友情高于性爱”的观念足以感化众生，从而把异性交际的轨道从狭隘的传统束缚中拓展开来，辟出净化人们灵魂的新天地；至于《狐谐》中的狐狼子，以妙语联珠的智慧和谐趣，印证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完全正确。如此等等，实在难道其详。当然，也有骚狐、丑狐、劣狐，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十分复杂的集合体，一分为二，正是源于真切的现实。于是，人间万象，尽可从这里找到自身许许多多方面的缩影。

至于鬼魅，本属乌有。说鬼道魅的实质，依然是评说人间社会，幽冥世界只不过是现实生活的精妙仿造而已。于是，阴阳两界，便通过《聊斋》得以相通。借助宗教的说法：天、地、人、鬼，万事万物，“无非一念”，即为意识的一种显现；“人死为鬼，鬼死为聾”，或“聾升为鬼，鬼进为人”，都只是一种“形式”的变幻。所追求的，其实只是过得自由些、充实些、更合乎本体意愿一些罢了。

如果说，《公孙九娘》、《窦氏》、《梅女》、《叶生》、《司文郎》等篇章，通过人死为鬼，精魂不灭，以揭露封建专制的严酷和社会矛盾的尖锐，从而富

有进步的思想内容、使人感叹不已的话，那么，《聂小倩》、《湘裙》、《小谢》、《水莽草》等篇，则是表现对生的渴望与追求。聂小倩“这个女鬼不寻常”，她沦为鬼界的最底层，被迫“助纣为虐”，以致罪孽深重，然而在正义的感召下，她终于历尽艰难，实现了超拔与回归的理想目标；湘裙闻知针刺有血便能为世俗社会所认可，于是先期悄悄地以针自试，她那“血痕犹在”的手臂，令所有得见此景、得闻此举的人无不“一掬同情泪”，并在心中为她祝福；小谢和秋容，是一对活泼可爱的小鬼头，她们意外地获得了仅有一次的吞符入棺、先到可活的机会，不料“小谢忙急，忘吞其符”，结果被孤零零地独留夜台，那份失望与痛苦，非言语所能道得万一，甚至连铁石之人也当为她动容；而寇三娘深为祝生的大义和爱的追求所感化，逐步认识了“取人以代”的残酷自私，毅然追随祝生，宁肯长作泉下鬼，也不肯再设局害人，这无疑包含着更为深广的对旧道德的勇敢反叛，因此也理所当然地被公正的化身天帝所肯定，获得了飞升天界的殊遇，从而颂扬了比获得生命更可贵的精神世界的完善。

其他精灵幻化虽然种种色色，其实也与花妖狐魅的变异一样，故不妨略列两例，一是仙子入凡，二是异物化人。前者如霍女，她视女子贞操为无物，破吝惩淫，唱出了禁锢时代不可思议的性解放的朦胧调，体现了市民阶级中一种尖端的思潮，让人在“是荡妇还是圣母”的命题中寻得必然的答案。而这，